重慶型

黃澄伯署

短篇文集

靈感型

365090

所謂「序」

邇來閒廢無聊，登坐室內，思潮跌跳，漫遊郊外，景異心煩，耳聞目及似待有所感，因憑發稍撝胞，集「寶」之不成，足貽「笑」大方，固非有感而作，借無狂妄鼎杜，然坐井觀，不脫井蛙之見」數十短篇，綴以名為大寶庫之類，是此「觀」之不「行」，必然存其三

可澄，三十三年除夕於夫子廟

今古淪觀

魯濱遜飄流在荒僻的孤島上，生活簡適得捨不得離開，飛禽走獸都與他成了侶友，新鮮而豐美的菓實，穿着樹皮製的衣，雖也多少帶點原始生活的野蠻，但在人生的獨[illegible]」的過程中，却是一件幸事，不但是人我無爭，而且獨行獨處，受不了任何的阻礙，當然也沒有人去破壞他，替這個小的世界減省了多少無謂的紛擾，但，人就不甘於天然的享受，和空無的寂寞，用那僅有的一點智慧，想出許多的辦法，平添上不少的變化，魯濱遜常常被猴子鬧得不能安眠，也不外是這個緣故，因此一個僻靜的小島，就爲了魯濱遜之流，成了猴子豬牛羊狗雞鴿小鳥的世界，弄得空氣都不安寧，孤島本身既無罪，禽獸之類更無咎可負，只是多了一個魯濱遜。

但是人生來就有羣性，羣即是社會，人不能離開社會，如魚之不能無水，假如沒有集羣的社會生活，人生有無意義，姑且不談，至低限度：是毫無進狀，而行爲和豬狗牛的境界，魯濱遜之不甘寂寞，大概由於這個定律的原故，所以他只好與那些猴子成了朋友，因爲除此以外，他與羣隔別的一點也沒有了，至於創造，魯濱遜也赤手空拳，架起了竹木屋宇，那還是存而無用的材料，猴子只比人差一點點，否則：亦不必魯濱遜費力了，反之，如果孤島是個不毛之地，魯濱遜縱也來得忽略，必也去得忙迫，除此則只有學鸚鵡之唱，仿猴子之跳戲，許能覺得一種不可多得之快樂，如果至人類都有這種享受的需要，那麼一個新奇的世界

北京圖書館藏

就會出現了。

一個都市，在若干年前，自然是荒的曠野，猴子虎狼獅子等等的獸類，也許像現在的人一樣盤踞着這個空間，不幸時間上的演變，牠們只有把這塊地的主權轉讓給萬物之靈的人，人究不愧爲萬物之靈，竟不像牠們那樣愉快，僅憑着自然的僅有的取用之，人有一個慾望，尤其是自我的慾望，而人與人的自我的慾望，又相依發展，於是人與人鬥爭，一個荒野曠地經歷累月積年的演變成了一個繁華的市鎮，這個市鎮上便添了許多的花樣，使它誘群的本能，蒙上一層百孔千瘡的外衣，荒地無罪，人也不一定有罪，只是多了一個「自私的慾望」

重慶！這坐孤墳似地的山城，在若干年前，未始不是一個虎狼猴子的世界，南岸重巖的高山，正是戀爲兇獸的食住行的巢穴，如今的遷建區，以前根本是一片荒涼，城內的大樑子小樑子，也許是真是兩根大小不一的石樑，有些奇怪的舊名，就從那時候開始，空間隨時間而異，又隨人而變，更隨着人的自我之需要而變，戰前的重慶，不過是四川的一個大縣，至多只是西南一個比較得天獨厚的城鎮，因爲它，不是受高山險岩的包圍，就是爲坡坎所佔據，重慶原不容易找到一塊平原，戰幕揭被重慶以後，行難難難，亦不必有古時的「蜀道難行」之嘆。因此重慶之名處，實也值得一提，由一個荒野變成都市，本也與其他荒蕪容易何異？但它居然躍爲輝煌世界的遠東反侵略戰爭的大本營，自然應該重新一提，至如它的進展，是否也由於人類的自私？如其有之，不如無之！縱有，也是全人類共同的自私，全民族的共

間需要，決不是，某一已之私，某一已之需，一已之私一已之需，重慶永遠是個孤島似堆的山城，因爲它本身對于個人之需要的供給，眞是少得不能再少，而它之所以滿足全人類全民族的需要，那，就是山和坡換言之，就是時間與空間了。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落有一百二十二天以上的雨，六月雖然雪降，可能也換上夾衣，寒多太陽與大地接談的機會，至多佔全年四分之一，天空常是遮蓋着一層陰霾的烟雲，像下雨無雨可下，像出太陽太陽又避不露面，時而像輕煙似地飄着綿綿的雨，繼續三天三夜，路面無水成泥，路上十天半月，街上因泥成渠，好容易泥渠枯乾，滂沱大雨又來，繁榮的馬路，可能變成一條道通長江的河流，幸而是「山城」，雨水竟不能在街上行船，否則，公共汽車，也不必再載戲本。

著名的二十八年五三，五四敵寇非人性的轟炸，每一個重慶市民，都給刻上深深的創痕，從此綠此地起，重慶人鼠合作的夾壁房屋，少了一半代之而起者，是竹篾編築，小型矮棚，可拆可毁的「行軍屋」，可惜的只是昔泥濘的街道，改爲今日泥灰蓋的馬路，二十九年八一九，八二〇，的濫炸燒燬的廢墟似地火燒，整個給重慶換上一個嶄新的面目，它就是這樣的在戰火裏鍛鍊出來成了一座百炸不毁的城，柏林，東京，甚至於華盛頓，維納，倫敦，莫斯科等名城雖不甘居其後，重慶也可以洋洋自得

四川號稱天府之國。自然是它的土地肥沃，出產豐饒在這裏的人，除了鹹的海水以外，所需的一切自給自足綽而有餘，又何畏乎交通之難，更何畏乎耗子之多，因爲既不必仰給

外來，而自有的又用不完，更何不樂而接濟鼠先生？自從廣滿橋的砲火，轟進來一些外省的人之後，耗子自然死有餘辜，甚至於爲了珍惜物資，鼠肉也未嘗不可吃，不過四川究竟不愧爲天府之國，耗子究竟命苦，比不上豬牛羊那樣好的八字，最奇的是豬牛羊竟是身價千倍，大有不與耗子爲類的氣慨，可憐的還是貓！珍貴的貓！在這天府之國走了空前的歹運，四川魚少，人吃都不夠，貓自然不敢奢望，但耗子比任何地方多，人既不吃，貓自可把來作「魚」的代用品，而且能夠吃，然而牠卻不吃，假如時運不濟，牠也許就被耗子咬死，這是忠於職守的，要不然，牠在耗子軍包圍之下，只有投降，甘作俘虜，苟延殘喘地出賣牠的主人，像汪兆銘漢奸一樣弄得葬身鼠窖，雖是無辜，然而這屋裏必定大臭特臭

重慶位居西南，像其他南方一樣日食三餐的飲食，全是大米飯，麥麵少得等於沒有。在生活上要夠舒適的滿足，現在重慶人也能夠吃麵，而且喜歡吃洋麵包，洋麵包不一定好吃，只是口味新鮮而吃得好玩，正如女人之燙髮，燙髮不一定舒適，而只覺得好看，在重慶的女子戰前是否也燙髮，不必考古，至低限度，沒有這樣普遍，更也不會形成數千元一頭的黑市，尤其是重慶的理髮師，可能不會穿西裝，更也減少無數用在禁止燙髮三令五申的紙張。

「生活高了」，在每一個重慶人的口中喊出來，有的發自內心，有的好象是湊熱鬧似地，與那時感斷炊可畏的人一樣地喊着，不過他不是沒米煑飯，而是覺得想要的要不到，想買的沒有得買，因之喊着生活高了，別人飢不擇食寒不蔽衣，他卻佳饌海味洋樓輕裘，這不一定是矛盾，過去的重慶與現在的重慶，就這樣的成了兩樣，過去的重慶人與現在的重慶人便

由一個人變成了兩個人！

山城之夜

深黑的天空，浮上一層稀薄的雲彩，點綴着三三五五的疏星，籠罩着一座古雄似底山城、，隱約的電燈光，與少得看不見的齒聲，分外地顯露無窮的幽靜，整個的空間，被死一般的氣氛包圍，無窮的靜間，惟有這一瞬間得到安甯，店舖的大門，早已緊緊的加了閂，人力車伕、亦已無形銷影地消蹤匿跡，間或一兩家賣力誇厚的麵食店，顯得也稀少得可憐，數月披星戴着「炒米糖開水」的忙人，只有這像「夜半歌聲」的怪音，可能衝破靜如淨水的氣氛，厭惡地震醒了擁着嬌妻抱着美姿甜睡的富翁，忍憾地中斷了窮徒中頭獎的幻夢，然而：它！能使漂泊的流浪者得到溫暖，也能使大門方城之戰的勇士輸進滿滿生命的血液而感到憤慨！只有蟄伏在角落處的夜犬，始終是辛勤地在護衛着他的主人！

三兩個若無其事的行人，在闃靜的街道上，彳亍地蹀躞着，似乎是傀儡無限的神祕，又像是踏着沉而且重的倦容，還分是那麼地無力。偶而遇見那班：脂粉塗得像白衣塑像，嘴紅塗得如熟爛的櫻桃，紙薄般的衣裳，在細微的風裏飄蕩，一對凹進眉裏的眼睛，兩粒綠豆般大為的眼珠，在像燥拔一樣的睫毛裏向顧「意中人」而流躍的街頭野女，竟也無聲底手挽着手

兒向燕子窩裏逍遙。

冠生園，大三圓，梁園，以及大大小小的茶館店夥計們，都回了香甜的睡鄉，只有俄國餐廳和「心心」的西崽們，在富麗堂皇而又狹窄的餐室裏，洋漆木質外鋪白布的桌椅前，亮得像鏡子又不鋪毛氈的地上，川流地梭迴，尤其是當那無老爺之太太或者有了半打以上的男人的小姐的面前，特別底表現着殷勤，白翻翻的眼睛，對準了那將要從手提皮包裏跳出來的賜金。

透明底玻杯，盛着濃的可可，白的牛乳，和淡的咖啡，美中不足的缺少甜的香檳，但亦沒苦的滋味，此況此境，雖非蟠桃盛地，也足當人間天上，處身烽火連天的宇宙裏，奇跡戰雲瀰漫的重慶市，只有這一角落，保持着戰前上海一般的紙醉金迷，時代的寵兒，誰又能說他（她）對抗建沒有功勳！

勞苦功高的更伕，懶洋洋地三聲兩響敲擊着梆兒，自九點至五點秒針要跑四百八十個圓徑的距離，竟被他梆聲五鼓而敲亮，爲了自家的梆兒不被鼠頭縮尾像東洋鬼般的小偷竊去，又爲着整個的享樂者渡過睡鄉彼岸的安寧，不得不像護航艦而走向巷尾街頭巡梭一趟，只是這長而且遠沒有別人會幹他却能勝任的職務，縱使他患上失眠症，一碗平價米飯或許是他的特效藥，因此他毫沒怨尤地，在沉寂得像死了般的街頭做這孤伶的——夜神。

司晨的金雞，高唱着破曉的歌曲，牠的歌喉，把黑夜的罪惡驅跑了，牠的歌聲，迎接着勝利的黎明，震撼着爲生活而忙碌的人的心，街頭出現了賣小菜和煮豆漿的都在整理自己的

行頭，預備換來一點平價米，從「邊櫃」裏出來兩個半邊肥豬，撥了家的豬和皮肉分了家的半，被幾個大力士挑着，不時在街上歇氣，趁便喝盅豆腐漿潤一潤乾燥的喉嚨，而豆漿老板也許藉着這優先的機會割上半斤八兩的肉，省掉許多排隊的麻煩，一剎那間的西洋百貨圖書，又將展開在人們的面前！

霧

橫渡海洋吃過洋麵包的朋友，說倫敦之霧如何如何，敵人跋山涉水來到重慶，其費勁吃力，不亞於遠航倫敦，坐井觀天，姑且一談重慶之霧又如何如何。

「氣之清輕上浮者爲天下凝者爲地」霧就是存乎天與地之間的一種氣體，白而濃厚罩着整個的山城，有人說：冬季的霧，伸手不見掌，夏季的霧，對面不見人，實不免形容之過甚，霧，如聽到此言，雖不因請更正，必也大聲呼冤。

山城多雨，綿綿不休，可達數月，霧季則爲天晴之兆，自拂曉時起以迄十一點多鐘止，茫然一片，大重慶在霧裏別有乾坤，相距兩丈、對面來者何人難辨認，輪渡停航，小木划鳴鼓而行，南北兩岸的忙人隨鼓聲而來，城內的朋友聽鼓聲而去，直到雲消霧散，太陽高昇

霧季是重慶的黃金時代，一切枯死的花木，瀕死的靈魂，凋零的市容，殘落的秋景，都在這時候復活起來，發揮新鮮活躍，重慶在時間上的繁榮，不能不感激「霧」

住在山城裏的人，在有些時候，通常是延遲到九點乃至十點十一點鐘起床，他們在夜晚雖沒有過份辛勞，而當大霧瀰漫之晨，實亦無所事事。商店既延遲去開大門，機關也冷落無人，公共汽車冷冷落落地載上幾個乘客，小汽車人力車少得看不見，街上雖也有幾個人在走，但與下半天的喧囂擁擠的情形儼然兩個世界，只有菜市場人聲嘈雜，究竟「吃」是人類唯一的需要，在霧裏看來看去，除了看不見的而外，只有吃的比較多，其次只有霧，除霧外，就是自已和與自已同命運的人。

說到吃的，在霧倫敦，當然有牛乳加啡土司麵包……在霧重慶則也有豆漿紅茶燒餅油條，前者在重慶並非絕對沒有，後者在倫敦也許做夢也想不到，外國與中國的不同在此。倫敦與渝的區別亦在此，麵包博士回國也許爲的是換點豆漿和油條，誰又說：喝海水的就喝不來豆漿？不過鹹甜之別罷了！

標準鐘

由於地球上有東半球，西半球的分別，美洲亞洲的不同，華盛頓與重慶的時間相反，這一個天自然的延緩，固不足奇，但是重慶與重慶的時間，本身也有兩樣，又當如何？

走完狹長的民族路，每家掛上一架自信其絕對準確的鐘，你若是一看即走，到隔壁一家再看，你竟會不相信你自已是在那裏，因爲一轉瞬間，足足過了三十分鐘，假如你不會頭昏

眼花，再回到陽臺坐着，你準會發噱一笑

在一個聚會裏，碰上八個朋友，各人戴着掛表或手戴「西馬」「愛而金」之類，但是各有春秋，八隻手表，竟沒有一對相同的，因爲他們不是根據天文台發出的標準鐘，誰都信任自己的可靠，各不相認，互斥快慢爭執迄無獲決之徑，於是相約而去小什字，對照那花一二十萬元特製的唯一的標準鐘，結果連標準鐘在內，鐘表九個，長短針分指十八處，平均每針距離相差一百六十秒，八位手表各隨主人而去，標準鐘則仍屹立不移。

，標準鐘辛勤了一年多，在三十三年六月，宣佈退休，一直到現在，標準鐘住了半年之久的醫院，方恢復了健康，但是軀殼完全改變了。

精神堡壘

市中心區的都郵街，民權路新生路交叉的十字當中，豎立着一根七八丈長的木柱，底層是一個直徑二十公尺石砌的圓圈，像地毯一般的青草滿舖在圓圈的中央，就這樣佈置的崇樓，據說那就是『精神堡壘』

三年以前遭際很多古老的色彩多給敵人的飛機帶走了，換上一件新的外衣，精神堡壘的

闌干，是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警察崗亭，實也顯不出威嚴，於是市政當局便在那裏修了比崗亭確實要大一點的東西，起初是竹籬巴外塗洋泥灰、莊嚴雄壯，固不敢當，比現在一根木柱是夠體得多，惜乎洋泥灰經太陽一晒，不脫自落，精神既因之萎靡不振，堡壘也跟着折毀，一直到換上現在的木柱，頂着名不符實的精神堡壘的招牌，在晚上借佔社會服務處門口裝置的收音機的光，吸引很多熱心時事的人在那兒傾聽，陪襯着倒有點活的精神，然又與精神堡壘本身何涉？

清晨和午夜，有一列警察在那兒向國在木柱上的國旗舉手敬禮，樂隊齊鳴，車馬行人相率止步，注目致禮的一剎那，精神堡壘才受到一點點精神滋潤，傲然自居而無愧，其命名之由來，或亦寓意於此。

客滿

據統計：重慶人口有一百零三萬四千九百二十七人，計十八萬四千二百二十五戶。內男性六十二萬八千七百九十七人，女性四十一萬六千零三十八人。（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新民晚報）

根據此一數字：重慶人口已逾百萬，容納在相當漢口之半的山城裏，當然喘不過氣來，無怪乎街上經常擠得臉臉，連平日沒有人走的路徑也是擁擠如恆，但是三年以前之情形如何

呢？

旅館，飯館，戲院，車上，船上，茶館，小食館，及醫院病房甚至廁所，那豈不是「客滿」，而客滿兩個字也只在重慶才見到

初來重慶想找房子固比登天還難，要住旅館亦必事先登記候上三五天才能得到一間只能放一張鋪和兩個小櫈的房間，你必也同其他旅客一樣，成為一個永久住旅館的客人，假如你有錢而事實上可能住的話

客滿成為今天重慶極其普遍的現象，就是在自己家裏，不免亦有客滿之感，一間小得可憐的房子，住上三五個人，吃睡都集中辦理，如何不感覺客滿，又如何不討厭客滿？真正光臨一客，則必滿客於外，更如何不悲觀客滿？

團聚

八個年頭的仗，大體上說，國家的地位是提高了，在這「提高」裏面，有好多人傾家蕩產，有好多人家破人亡，又有好多人大發國難橫財，更有好多人毀家抒難，讓我們閉目一想，善惡分明，真偽立辨，該褒的褒，該誅的誅，但願總有那麼一天，事實也必定有那麼一天，看吧！

物價像飛機一樣地一飛幾千里，它一跳就是幾千倍，經濟專家絞了許多腦汁，政府當局

設了不少的機構，研究制止物價上昇的原則，控制物價跳動的辦法，一切的一切，真是不遺餘力。可是物價還是漲價，原則辦法也仍舊是原則辦法，可惜專家們的心血，也辜負了政府的用意，癥結所在，隱痛欲調，數年來幾個重慶市場，幾乎全被一些大商人所操縱，譬如宜昌淪陷，重慶的棉花紗布陡漲，湘北失利，自用百貨波動，以及兩年前的五金，顏料等雖然也因來源減少而稍受影響，但大原因不外商人們的存貨不賣待價而沽所造成，因此一日千里，物價驚人而出奇的像蒸氣一樣地上昇到最高度，上午一塊的東西，下午就賣兩塊，上月進的貨，下個月穩賺數十倍，如果再放上幾個月，市面貨缺而提價，準可以一本萬利，這種商人，別處雖有，當以重慶得最多，自然地，人們給他冠上一個雅號，說這就是「奸商」！

奸商唯一的方法是囤聚，囤聚的先決條件必須要有雄厚的資本，同時具備一顆不要靈魂和黑色的良心，外得套上一副逢人哭見鬼笑的紙糊面具，像詞訟逢迎卑恭屈膝都是不可少的本錢。

關於軍事的需要，很多物資都被嚴厲的管制，如運輸，採購，轉賣等等，都須要有主管機構的許可證或登記證，而「證」之來得實不十分容易，作一個奸商人困難，當一名奸商絕不簡單，自己的厚黑哲學用得不巧，腦袋準也搬家，有膽的獨自一肆子承認，膽小貪生的拖泥帶水拉出許多人來，既然都有大家吃，苦而何必一個人嚐。

比較聰明而眼光略遠深知利害的奸商，他憑着幾個臭錢弄上一個甚麼官銜，作他的護身符，你說他是商人，他明明的是某某機關的某某官，他卻一個大字不識更也從未正式辦過公

發、他則一身兩役、要錢有錢，要勢有勢，用錢去灌溉官，而越長越大，用官去庇護錢，越但越多，一直到一切變成現款，現款變成美鈔、美鈔存入美國銀行……

排隊

近年來一切都在飛躍底進步，連看電影也都軍事化，在汽車站上，電影戲院門口，馬路邊上，經常站滿了長達十餘萬的國民兵，不過他們不是穿的軍衣，而是西裝革履，長衫短褂、旗袍大氅，高跟皮鞋，等一應俱全的東西。

戲院並不少，一天演四五場，票價也不太便宜，一二百元一張，但還是擠，如果是名片，戲院不免也被擠破，國民兵的行列必也伸到幾公里以外，站上一兩點鐘，才可送出一二百塊錢而換一口氣。

公共汽車常常在調整班次，雖也不多，却實太忙，假如是星期，幾輛轟轟吼吼地公共汽車幾乎會被那些閒得無事而站在路旁的人抬起來走，雖說他們沒有事，却急於要搶先搭車走，但是事情雖急，又可以等上幾個鐘頭，他們究竟是沒有坐個汽車？還是借着站在街上看風景，因此我崇敬他們，崇敬他和她們纔能「爭取時間」

平價米店，平價布店，還要香煙公司的門口，每天必定牢上長達一兩條街道的長衣隊伍，真正的貧民固然爲了生活的驅使，但其間百分之五十是「有錢」先生們的傭人，由於人

發貪便宜的自私，街上排的隊伍無形增加了若干倍。

因此一切軍事化，非排除不可，「排隊」就形成了一種社會制度——重慶特有的社會制度。

掮客

筆挺的西服，不裝文件的皮包，一張油滑的嘴，一顆不能算黑的心，兩隻只認得法幣關金的眼睛，有時要這樣買那樣，其實一樣也不要，忽而有洋釘，有鋼鐵，有西藥……根本一無所有經常是到處游擊，間或也自掏腰包，這就是他們的寫生，他們也就因爲「呱呱墮地」以來具備這套本錢而作了「掮客」成爲重慶市上活動一時的要人

廣交際，長聯絡，善逢迎，精吹噓是他們唯一的手段，從你廠裏的廠長股東以至學徒與他都有深厚的友誼，你們的成品靠他輸出去，原料也靠他拉進來，買不到的東西找他，賣不掉的東西要他，因爲他會鑽，除非沒有孔！

在形式上看來，他比任何人都忙，某公司去一趟，某商行看一下，某工廠走一次，一天到晚，大放空炮，託某甲買鐵板，又託某乙買鐵板，就這樣自買自賣，分明祇值一塊錢的東西，馬上非兩塊不賣，他們的貨，既不揀形色種類，又不計高低昂賤，祇要你買，無所不可賣，因別處買不到，雖明知太貴，亦不能不買，心照不宣，互相透視了心臟，賣的急於要

得而錢叉，買的等着要貨而不得貨，這就是中間隔了一條鴻溝，這條溝非掮客不能過，而掮客無錢不願過，往往一塊錢的交易，他非得兩角三角不可，因此買賣雙方吃虧，他一人佔便宜，掮客便在這種情形之下，大發其財，眞是「赤手空拳興家立業」的英雄

掮客似乎也有一個不具形式的團結，他們常在茶館裏碰頭，七個八個，圍上一桌各式各樣，無貨不有，相視之下，「無誠意，開了牛天，不是你哄我，就是我騙你，幾個人聯合賺一筆錢，並非絕無僅有，實在少得可憐

成交一筆生意，實也不最容易，談好了賣方，買方不要，找好了買方，賣方要漲價，好容易兩頭拉平，約期交貨，不是這樣又是那樣，買賣雙方無關痛癢，急壞了掮客，有苦難言，如果生意到時變卦，到手法幣滾了出去固大可惜，鞋底跑穿，大貼老本又怎不忍痛犧牲

黃金時代像水一般地過去，末日窮路「掮客」也不一定要走，疾風轉舵，投機而行，過去做五金，百貨，紗布，現在改作黃金外匯和美鈔，雖不能像作五金似地無本萬利，却常常是有錢可賺，八口之家，綽而有餘，假使一帆風順，也不難成爲富商巨賈，放下招牌，誰又不當他是一個「紳粮」

書畫展覽

重慶也不愧爲文化的中心了

無論是春夏秋冬的那個時季，報上總登着一些書畫展覽的新聞或廣告，有的還請了名士要人之流爲他們介紹吹噓，於是你步進夫子廟的勵志社，中一路的中蘇文化協會……等公共的場所，便可以一飽眼福的看到許多你看不懂的東西，眞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據說：開書畫展覽的人，有幾種不同的動機，一種人是爲藝術的興趣，無意地把所有的作品都擬出來，給別人去批評，以判明他自己作品的正確估價與在藝術界的地位，這種展覽，並非空前絕後的沒有，不過也不很多，另外一種人是爲了成就他自己藝術的聲名，把他作品的裝璜掛出來，而且大多是署上了要人們的題簽，以證明他的作品的『寶貴』性，這種展覽雖不很多，但確也不少，還有一種展覽，便是爲的錢，你常常可以看見一張字或者一張畫，被富有藝術興趣的某經理訂購了，或者是某太太某小姐之流預訂了，因爲在目前動亂的時代祇有他（她）們，才是眞正懂得文學懂得藝術的人

在霧季，畫展特別多，參觀的也很擁擠，我親眼看到標着十萬元的一張畫，上面紅紙寫着某委員訂，自展覽開始以迄結束爲止，那張畫恐怕仍是物歸原主了

有很好的藝術作品，沒有展覽的機會的，那是太多了，這些藝術家們是不夠資格作展覽的主人，因爲他們祇需要藝術，而不知道藝術之所被名爲「藝術」還有一些「處世的藝術」在裏面，譬如宣傳作品的如何如何，拉有錢的人出錢捐錢，拉閒人捧場，拉人吹噓，這些都是開書畫展覽的一套本錢，缺少這種本錢，自己的作品還是自己欣賞眞正的藝術也就不算得

藝寫術

藝術！藝術！祇是經理太太小姐們的玩物嗎？

公務員的戎裝

在外國以衣冠代表身份在中國則以身份代表衣冠，兩者似無區別，前者是甚麼人一定穿甚麼衣服，後者是甚麼衣服可以當甚麼人穿，尤其在軍隊，要從衣冠的外形去判別一個人的身份必將大錯特錯，商店老闆穿的將官呢軍裝，經理披的黃呢綫，西裝洋服更及放在理髮師和擦背修腳的身上，拉洋車的常常是長袍馬褂，公務員則更多是背衣小帽，在歷史書店人可以亂穿衣服，而公務員則必拘守舊式，此非公務員之泥古不化，實亦不敢與時代之潮流以競其美，而獨爲其戎裝。

公務員說一襲新衣，先要調查是否需要而後設計，估價，籌措預算，呈請核准，總得資金後而爲之，籌措在三個月以上，其費勁吃力有如修建洋房之難，此後尤須厲行節約政策，由於工程之浩大繁鉅，買賣者維持者無人，七零八落，聊以蔽體，粗棉布衣足以禦寒爲事，更焉敢求之過奢。

「套西裝，褲子膝部腫了兩個大洞，膝蓋補上兩塊破布，上裝顏色褪得像一團絨，一根棉質圓帶套在平價布的襯衫上，雖顯不出精神，卻有一股正氣，此外穿中山服的，不是前可及膝，就是短如女用之夾克，更談不是黃黑紹絲，就是「空前絕後」，稱謂也不怎麼美麗，倒也得意洋洋！

上下兩江人

無論是蘇浙、皖、湘、鄂、贛乃至東粵西粵的人，來到貴大的寶座，都光榮地被冠以頭銜，統而名之總而名之曰：「下江人」起初以爲是一時的稱呼，後來竟認爲是一種特殊人。如同中國人在外國沒有訂平等新約以前一樣地「下江人」受到許多歧視。一直到不久的過去才消除，但它還深深地留在每一個「下江人」的腦海裏。

四川以外各省的人來此，既被稱爲下江人，重慶人也不客氣地以上江人自居。下江人的生活習慣，不同於上江人，上江人的風俗習慣，亦不容於下江人，因之上江人認爲下江人奇怪，下江人認爲上江人刁滑，在飯館裏茶館裏常把界線劃得清清楚楚，儼然兩個國家的人民。

上江人與下江人鬥嘴的時候，上江人常說：「要不是我們四川你們就要餓死」，下江人則說：「我們不到四川來，你們還是一個不開化的人類」兩方各不相讓，互斥他非，誇張自是，像是兩個無知的小孩都誇自己的衣服好看，他決沒有想到他這套衣服花費了他父母幾許血汗賺來的錢。

下江人租上江人的房子，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化除了成見，以後住家還得小心翼翼地，不要觸犯了上江人的「忌」不然準會頒布「逐客令」—下江人說話，上江人當聽京戲般覺得有趣而可笑，而自命上江人的話，也常常使下江人覺得新奇有味，尤其是一些土頭方言，在

糊塗稱呼之後，更是令人發噱！

日子一久，習慣交互流通了，下江人與上江人一從消滅，自然地漸漸融洽，爲了要方便，避免下江與上江，貴陽人對外省人改稱「你們脚底人」自稱爲「我們高頭人」但是問題又來了，「脚底」與「高頭」顯然是兩個懸殊甚大的名詞，好像有人提過抗議似的，對兩個名詞竟也變成陳跡，現在的稱謂是「都是中國人」。

糊裏糊塗得頭獎

都驛街一小商店代售特種有獎儲蓄券，門前懸一橫額，紅布白字，上書「糊裏糊塗得頭獎，」凝望良久不得一解，繼而不禁失聲一笑，實亦奇怪，自覺商店老板對此扁額，多少有點糊塗，倘視自己此情此景，倒真先老板而糊塗，得頭獎者之糊塗，又何足怪？

國人素有一種「不勞而獲」與「一本萬利」之觀念，何況晚近生活水準，因物價上昇而提高，官宦士紳尚不免嫌囊中之不足，本來窮無所有之窮人，豈不想大發一財，然當發之時，一本萬利，尚須有「一本」而後乃生「萬利」是故發財無源，只好節約一餐，歸于儲蓄，以期實現發財之憧憬，用心之苦，憐之不及，反謂其糊塗，不更冤？

某某儲蓄券開獎後頭獎號碼恰與某王君所購儲券相同，王君得中頭獎消息無疑，（與俗傳乞丐中頭獎後將所藏儲券之布袋，拋於河中之情形相反）將一躍即將變成金錢之富翁，在

儲券反面發出一顆「炸彈寶貨」的大印，遂於次晨持向銀行領取，當晚與其夫人邀齋稱賀慶之辦法，旋即通過原則數項，如何如何，假設一完善之計劃，是晚夫婦泛桌合眼，至次晨皆將表鏡取券兌獎時，獎券背面所蓋私章，竟一無所見，獎券號碼亦與昨不同，王君經此鉅變，仍極鎮定，蓋其自信眼花繚亂之誤，乃持往顯微鏡下照視，則使其大為失望，自信非夢，乃急想中獎計劃，幸然猶存，然已因「經濟無着」，變成「廢話」矣，王君知必有異，乃急向中央儲蓄會掛失，獎券爲不記名式，照例雖不得掛失，然百萬之巨，落入無賴者之手，亦甚可惜，既掛之後，次日即有另一「幸運者」，持券兌獎，王君與之對證互爭，以背面蓋有本人私章爲證，經人定鑑之後，背面確有私章，然其姓名迥異，乃持券者之私章，王君回憶昨日情景，猶歷歷在目，以其經過之措置，既不糊塗，另一中獎者同樣蓋以私章，然倘更不糊塗，故彼等實爲一絕頂聰明而有先見之明之人，惟有屢購不中之人，才是最大的糊塗，爲何捨頭獎而不要？莫非不取「偏財」？尤以經售獎券之商店，頭獎明明在自己手裏，爲何以貳拾元法幣送人？莫非是「爲人服務」？苟非糊塗，能有此種矛盾乎？

上月偶購儲蓄券十張，本不作頭獎之奢望，然思一末獎必須能選出，及至開獎後，末尾爲一「三」字，奈購之儲券，末字十大數字有九個數對，只有「三」字爲「〇」代替，結果十張儲券，終歸是等於零，說糊塗倒不糊塗，既不糊塗，何以獨捨「三」字而不要？

每月月終特聽有獎儲蓄券在重慶夫子池新運服務處當衆開獎的時候，無數的頭獎領取者手持着自號單，眼觀台上之號碼，默唸自己之號碼，平空的增加了不少的記號碼的記錄員，著

說他們漢奸豈不冤死好人？

如真進入了「樹真樹爺得與樂」的階段，則世人之自私自利的慾望必可摒除，一切至大至公聽其自然，豈非一個好之現象，人人不樹敵，預幾何得又有如此之名？

偽組織

還要不是說的汪精衛，雖然他是偽組織的罪魁之首，但他究竟不值得大書特書，何況他既死已經死了，偽組織的解體也就在眼前，更不必糟蹋紙墨。

戰爭雖甚殘酷，可能也爲創造的，別的不管，就說那些從淪陷區逃出的朋友，妻兒子女，扔在敵人的鐵蹄下，自己在這裏又另外組了一套，於是就有眞假合法不合法的分別，「偽組織」一名乃應時而生，成爲盡人皆知的一個時髦摩登的名詞。

像昆明，貴陽，成都等等，是否也存「偽」，姑且不計。

組織偽組織的，是些甚麼樣的人？據說是從前在南京上海武漢等地投過小孫下過力的，跑到黃金區域之西南來，發了國難橫財的要人們，然而絕對的有例外，像「大腹賈」之類也許有更光榮的歷史，恕我無法證實，但敢肯定的結論，屬偉階級的也許少得不到千分之一二吧？

偽組織成立的先決條件是一個「漢」，沒有漢就沒有偽組織，漢是一個通稱，但照原意的講，

不必要憎現在的錢，也不必恨他，他如果缺少錢，他既不要他，偽組織也就他是汪精衛的專用名詞，所以錢是偽組織的媒介，人們的罪惡，「偽組織」又何罪之有？

偽組織成立容易，解散也不難，因為它事前不須申請許可，事後不必呈報備案，簡單明[illegible]眼，商與今天是夫婦，明天也可視同路人，後天又可親暱如故，這一切：只有一個鬼「錢」，至於說到感情，一陝上收起來吧，感情值幾個錢「斤」論說，哈哈！感情也離不了錢，錢！錢！偽組織為它而來，也為它而去。

拍賣行

「以無用之物換有用之錢，以少數的錢買高貴的物」。

這是拍賣行一副多末動聽的廣告，在拍賣行新興的時際，這兩句話，確實可以使人麻醉，但：近年來：這兩句話竟不適用了，一部份由於廣告技術的進步，大部份還是拍賣行的祕密已經公開。

貴陽、桂林、昆明、成都等大都市，也都有拍賣行，以陳列的物品而論：桂林，昆明的拍賣行比蓉筑兩地是富豪得多了，但是：蓉筑兩地亦不讓陶朱之富獨先而落人後，它卻駕乎大重慶的之上，在三十一年的期間，重慶二十來家的拍賣行裏面，大多是些不入時的古裝和西服中山服……等民生中之「衣」的東西，自三十二年以來，重慶的拍賣行纔進入了黃金時

對，但見拍賣行像雨後春筍個個地開設，要不是說得誇張的話，保險現在至少有兩百家以上的拍賣行出現。

由於物價上昇得驚人！很多華貴的東西陳列在拍賣行的玻櫥裏，一兩萬元一隻的口紅，七八千元一雙的襪子，數十萬的鑽戒，一二十萬元一件的海勃絨大衣，以及法國的香水，巴黎的胭脂……等等不近乎中庸的所謂「奢侈」之品，都在向那些金錢的人招手，以表示它的高貴和驕傲，而這些東西，通常是較其他的物品脫手得快些，因此：拍賣行的老闆們，拚命地無孔不入底地在外面搜索，把玻櫥擺得滿滿的喘不過氣來，衣架子週身穿的呢、絨、綠、毛、絲、蔴……等四季時裝，使牠背弓腰曲而挺不起胸膛，當你進門時，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其美觀！

開一爿拍賣行，也並不簡單的事，要有鑑別任何物品的眼力，估定適當的價值，才能賺得百分之十五的手續費，而且要八面四方的去聯絡，自己行裏的東西，常常須要到公館董地去兜銷，還要有錢可賺，便也無所不行，假使你急於需錢用的話，他也可以只出價值之半的代價收買下來，一轉眼可能就是一個對本，如不湊巧，收買的東西，是「黑貨」（註）的話，不但是折兵又賠夫人，反而添上許多麻煩，事情大一點的，也許因此「關門大吉」！

進拍賣行的有兩種人，一種是想買便宜的東西，一種是想買昂貴的東西，前者是沒有錢買，後者是有錢無處買，而前者赤條條手進去巡視一遍，出門仍然是兩手故我地搖頭擺腦，原因是需要的東西並不便宜，不敢驚動它的大價；後者雖也照樣赤手走進門，但既入寶山，

決不預一對手牽著歸來，原因是這是百貨商業地帶「有獎儲蓄」的集合所，只甚沒有紗廠。

拍賣行的店員，大多數都是青年的女子，尤其是坐在「玻櫃」旁邊守着那些貴重首飾的時髦的裝束，和藹的態度，竟做招徠顧主的一塊活招牌。

放在玻璃櫃裏的一部份舶來高貴物品，有時忽然被轉移陣地般的藏了起來，像閨閣幼女般不能見天日似地怕人，據說是因爲臨檢查緝的人，會如閃電般似地貴客臨門突到我莊，在前幾時就有好幾家拍賣行的「奢侈」之物，作了節約的犧牲品，成爲「奢侈品」的集中營之一員，因此他們誠惶誠恐地時刻在防範着「奢侈之罪」，其罪也只在八一

（註）黑貨：即小偷偷來之貨。

比期

每到月終和月半的幾天，重慶的商場總有一些小小波動，不是週轉失靈，就是債主盈門，尤其金融市場上，更有着顯著而緊張的現象，每一個銀行的跑街先生，公司行號的夥計們，忙得連吃飯撒尿的時間都沒有，這就是他們在辦「比期」。

每月的十五日和最後的一天，這便是所謂「比期」的娘子關，商人買搭的貨，約定比期付價，銀行錢莊收的比期存款，和放的比期放款，在這時候，都要全部兌現，有錢的人，便乘機放大利，便能子多孫多，資本單薄的商家，沒有大利息的借款，祗好硬着頭皮借，不斷，就採取消極性之途，而削碼批銷，基此原因：批發的交易，這幾天通常是比較便宜一點。

過去各銀行有公開的比期存款，月息在三分至八分的上下，好些游資都被吸住了，後來取銷了比期的存款，又因爲通貨的膨脹，移累放在銀行裏生點呆板的子金（利息），也太不上算，於是銀行裏的比期存款由少至於沒有。

在比期中要買某項物品，算準了某人有，而且像「大錢已搭在太平門邊非出來不可」似地要賣，這便是一個好機會，至低限度要賤價百分之十，起碼來個九折歡迎，賣的固然佔了名符其實的相因，祗地數天，買的卻在九折歡迎的聲浪裏抱恨終朝，這是一個機會，這個機

會祇有在「比朔」才會產生，比朔！比朔！有的人在感謝你，有的人在咒詛你！

比朔過去了，商人伸展腰子很舒暢地鬆了口氣，爲幫比朔而忙的人兒，得意洋洋地自己告慰自己，噢！孩子關又算過了！

警報

「掛球了」！「掛球了」！隨着這個聲音，街上一陣騷動，汽車開足了馬力，到站也可以不停，行人加速了步度，有事竟可以不辦，街上的店舖，陸陸續續地上了門板，汽車掀起來的灰塵，連續地飛舞，好像是在歡迎着「警報」！

懸在高層建築獨佔鰲頭的紅球，不甘寂寞地一會兒喜氣洋洋的成了雙進士，重疊着俯瞰全市，警報器嗚嗚地的響，街上的行人，頓時老弱不分的全體動員，像潮水般的激湧着，在人叢裏擠的跑的，有七八十歲的老人，有四五歲的兒童，有背負乳孩的，有攙扶纖弱的，有手提皮箱，有肩挑笨重物件的，都像恨爺娘少生了兩腿般地一股勁兒向前擠向前跑，好像擠出這個地方就安全，於是種種意想不到的事情，會被擠了出來，強壯的漢子會給踏死，小孩被擠失蹤，病人擠昏倒在路上，一對雙進士般的紅球，像玩魔術似地又變成了綠球，看吧！警報解除了，人們的心情馬上輕鬆下來，懶攸攸地走回家去，在街上圍着一大堆人在看熱鬧，大家也都帶着探聽究竟的精神擠進去看，「啊啊！這麼大的個子都被踏死了嗎」？？，？？於是

這個問號在腦子裏轉了兩轉，馬上停止，很自在的走開了！

當緊急警報的時候，那陰慘的笛聲，真夠使人不寒而慄，要不是聽得太多的話，倒真疑心是鬼哭神號，消散長的笛聲號令一發，路上如排山倒海之勢，街上的汽車好像奔到緊急號令自動地集合成一列單行縱深的隊形，疾馳奔馳，唯恐落了伍，幾乎沒有領隊做開路先鋒，結果反較平常得優，擁擠在路上的人力車，步行人，可把汽車階級急得杏眼圓睜徒喚奈何，獨一無二的出氣孔，祇好不停的撳着喇叭，清脆的喇叭聲伴着尚未中斷的警號司令般的警報汽笛聲，與行人的喧嘩聲，交奏着一曲奇怪的刺耳的音樂。

中一路以滄上清寺和幾個郊外的公路綫上，汽車像大會操似的風馳電掣般的向前疾奔，流線型的小轎車多得像被追逐的野狗，接二連三的一霎未過那霎又到，把安安逸逸躺在地面睡得千萬年不必醒的塵土，逼得直上九霄，和雲霧會師空中，有錢的，命貴的，怕死的人們被汽笛聲吹得都已離開這座像廢都般的山城，放縱的車輪，有時染上又鮮又紅的人的血印，還是駛着無辜的向前奔，犧牲別人的生命，使自我的殘喘得到苟延，如果敢首先站出來主張

菩薩，那末，抬出來的不是什麼太上老君和通天教主，就是什麼釋迦牟尼或我佛如來觀世音之流，所以此番來頭大，最多是再留它彷般的給我們錢去買四塊長的兩塊短的，總死幾個人有什麼了不得，祇要自已的東西沒有四腳朝天，那就——善哉！善哉！

在南北兩岸的人就比較幸福得多了：既不擠，又沒得麵土可吃，更不會被踏死，也沒有汽車來輾，緊急的汽笛響了，像遊山玩景似地跑到後山去躲，其實沒有躲，石岩上，草地上，野墳上，塞岡上坐滿了人，正好在眺覽山城之景，嘉陵江之色，縱情地談笑，不然不憂地快樂對歌，但本忘記了是爲躲警報而來，偶而耳邊聽得敵機爲爲地響，一字形，人字形，十字形，一個個都指手搖頭地數着架數，這時看得很熱鬧而激烈的空戰，炸彈像雨點似地落下來，眼睜睜的看到落在環繞着重慶城的河裏，既沒有炸中城區，又沒有炸中江北和南岸，祇是水裏浮起了用網撈都撈不上的魚，講究吃的重慶的人，還嫌它有點敵人的火藥氣味而不屑一顧，眞也可惜了一霎無辜的魚！

警報響了，大商店自讓倒霉，小商店、攤擔、攤販，以及其他食物的小販，便趁此大肆活動，說句良心話，他們確實希望天天拉警報，惟其如此，不吃的有人吃，不買的有人買，窮人可以變富人，夥計可以變老板，就像警報球一個變兩個，兩個變○、○變綠的，一樣的不足爲奇。

跑警報，也是一件好玩的事，祇要一切順利，警報不一定是恐怖的，尤其重慶的警報，可能是個創造的好機會。

，可惜除是紙上談兵，老鼠並未因宣傳戰而恐慌，它還是實際的繼續著突擊的戰略，使人們蒙受到同樣的損失，可以說它是直接在與滅鼠工程隊挑戰，一兩年來，只看見滅鼠工程隊的戰績，而沒有感到老鼠的繁衍減少，這究竟是滅鼠工程不夠？還是老鼠數量日益的增多？只有讓我們自己去體會！

無票觀劇權

重慶的娛樂場共有十六個，電影、話劇、平劇、川劇、大鼓滑唱都在其內，另外還有兩個不以演劇爲目的而常常又在演劇的陪都青年館和銀行界同人進修服務社，以這樣有限的娛樂場，供一百萬以上的人口消遣，當然會把劇院擠破了，不過，話得說回頭，重慶的劇院只有自己倒塌的，就從沒有被擠破過，單看門口擠着的人，一天演上五六場，場場雖不客滿，起碼也就在八成以上，那還是劇目或影片壞到極點的情形之下才有的現象。

「對號入座」大概在戰時是重慶的首創，對號入座有什麼好處，姑且不談，爲什麼要對號入座，只有開劇場和看戲人才曉得，假如從不「且顧茅廬」的人，是不會明白，劇場老闆在未對號入座之前，最痛苦的，是賣票不到七八成，而座位竟是全部客滿，買了坐票的常常是改成站票，弄得劇院老闆，感覺到腰包裏收入太少，於是聯合起哭喪著臉，向市政當局請求請求再請求，終於想出一個辦法「對號入座」。

茶錢不收我的

據說：這麼具有「無票看戲證」的人，其多有如牛毛，便公事人（公務人員），做公事人（海軍），無事的人（流氓）都憑着一副天賜的照牌，在戲院裏橫撞直衝，說他看戲，進一趟又走，說他們不看，一天到進幾出，究竟何所事事？他們有時也幫忙戲院介紹介紹幾個觀衆，但是，照例不買票，而必須有坐位，坐位並且要好，三年前看戲的娛樂場，就是這樣被他們把持着，在劇院老闆看來，實在是他們背樑上的一顆大釘，使他們又怕又恨。

今非昔比，各個劇院從學官似地被警衛起來，雖然像吃了老虎膽般在的劇院門口說個不字？戲院收票的那種趾高氣揚的樣子，也彷好像在向着一些擠不進去的人說：「你看不到這場戲準會把你餓死」！

對說入了座，無票的人，還是照樣的多，於是治安當局，出動大批的人馬，到各戲院檢查，無票，先是用卡車載送他們去幾十里以外的郊外，後來就當場打手心，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裏，鬧出這樣大笑話，真也值得打上幾個？號，而那些無票看戲的人，竟不曾因此絕跡，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花一兩百元買一張票，等上二三個鐘頭看一次戲，樂樂地去了大好光陰的半天，是娛樂？還是受罪？抑還是輸送時間？

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不同的風俗，正如一個人有一個不同的性格一樣，到了重慶，就聽到或見到一些特殊的事情，雖它代表人的性格，固未免牽強，但是說它們是一種風俗，而這種風俗能夠足以代表它的性格，

茶館因爲重慶本來是很有名的一種生意，到茶館的人，也須具有像松樹般的耐性，不然，上一天之內三茶館，也許會吃茶吃完，最低限度一怒不測的駭奇，所以一杯水，一撮茶葉，但很不容易辦到，給茶館的人，自然是一致的，上自官府大夫，下至於貧苦人民，都可以在茶館裏坐上他個鐘頭，濃的茶葉逐漸成爲白的開水，有時換上自己帶來的葉子，繼續的坐下去，有功夫的，從世界到政治等，未嘗不可以在茶館裏混上一天，兩斤官話，幾個說說政治就是去一個大家的牽牽拼拼，搖擺着門閂，哥子兄弟一混就是一整天，這種消遣的風尚，雖然不多見，但不然沒有牽掛北南以及郊外的鎮上，總歸的有着義，那算是不足一怪的[illegible]

一張方桌坐了八個茶客，能把手上的煙管插着事的（註一）老公館大小官僚，一律俱全，而上方鑼鼓響的，下位是長袍馬褂，和着手杖同樣，從最不及兩分的鬍鬚下，從窗邊的面，而那一副銅雖不能便宜的樣兒，無疑地是蒼龍，背着一老么緊着小柴給他點着水煙，使用力地吸着、說幾句中帶黑的煙霧，從短鬍下面冒了出來，八件事以與細的眼動聽道：

「這個事情，總要請大哥與各位的兄弟夥，打個招呼，一文一的八尺，只有請大哥找給（註二）至於以後照啟茶錢，大家便同示，怎樣說怎樣好。」（註二）

這就是為什麼那些個四川的哥老社會中流行的一套，他們的大哥，有着親愛的交遊，從大的遺存貨與勢變，就必有甚麼對家財成手邊隨你取得自由，說「一不二」，並有點與封建時代皇帝不親臨會的情形相同，他們大多沒有做多變換的一般的那般的習字，總公團就是茶館，茶館就是他們的通訊站，要找某人，只要到他們常去的茶館裏，或向茶房打聽。譬如說找到，則是他們有自己獨特的「茶館」人〔註三〕的話，那麼真容易了，

四川的茶館，就這樣給「袍哥」〔註四〕們弄得發達的多，只要有碼頭，必一定有茶館，茶館真實常是一般民眾評理的地方，「袍哥」們總是這裏的要角，力量雄厚的一方，總是屬得理由，而輸理的人，則付茶錢。

中國人一種最多人不怪的風俗，在茶館裏常常的搶了出來，搶付茶錢，本來是一種誠意的表現，但因為一些人過於重視了「錢」，於是把他原來的意願抹煞，兩三個人在茶館裏吃茶，會不約而同的向茶房喊着「茶錢不收我的」，一隻手就在口袋裏掏，掏了半天，誰掏得快一點就運了些，而他把一捲鈔票掏出來時，人家已經付過了，他還是喊：茶錢！不收我的，要另外一人故意地拿出一張五百元的鈔票，叫茶房找補，茶房便不會找補，而會站在旁邊等着他掏，不要[illegible]的小票，他知道茶房故意在那裏，不好意思不拿出來，並且指着那五百元鈔票說道「那是客錢」，他心裏可就盤算着，嘴你不收我的，封偏要收我的；

〔註三〕能把手的大哥處理一切，總稱即三哥管財政，管事即五哥對理總務。

〔註四〕一丈五的八尺，就兩丈，即仰你之意，借示即明哥之道相當於長官之命令。

（註三）哥老會人士開的茶館稱社會茶館。

（註四）海哥即哥老會份子之統稱。

火鍋毛肚與清水豆花

外國人批評中國人好吃，追究竟是一個事實或者是侮辱抑或是頌揚呢？不得而知。但如其說是侮辱或頌揚，倒不如說是一個事實來得恰當。

在南北兩京混過一帶僻在一州，對於「吃」的，任憑你是天空飛的地面跑的海底爬的或土裏長的，自可毫不介意的隨心所欲去選擇，但是在重慶則不是那麼簡單輕而易舉的事，好多東西宜昌既不出產外地又無船來，有些時期，螃蟹還它可以橫行天下的自然律，不照例橫行而來，却像取捨徘徊似地從空中直飛重慶，很多人曾想到珊瑚壩上去歡迎過但不曾害有勝炎的紙鷂公子，這件事惹起很多瞧不到螃蟹的人的非議，而螃蟹之類的東西據說也就不曾再光臨陪都。

重慶也有很多東西是別處吃不到的，譬如火鍋毛肚與清水豆花，不能不算是重慶特有的吃的發明。

一個燒着木炭的小爐子，安置在毛肚館裏的每張桌子的中央，上面放着一只像瓷盆片樣薄似地黃銅鍋，鍋裏本來是身家清白的水，加了北咖啡色的醬油和粗細不一的海椒末，染得面目混珠似地在那熊熊的火焰，滾得不斷地上下翻騰，還有四門無路的汽油吞漢，吃客

在一位以上四位以下，均可圍着「一爐進朋話」，除了一碟毛茸茸的牛肚作主食之外，佐以一碟牛肉肝片牛腰以及青色的菠菜菜葉之類，這樣肝片和毛肚也好的要吃什麼就用筷搛着朝湯鍋一丟，並不太熟的時候，天府味雖不增加，然乎最辣味要斗，配的料省，說之奇怪哉又夠也，就會使你變而辣惜，二十分鐘後，只是那猛烈火力剛強，不免又存着欲嗜而不敢領教的滑在的矛盾。

至於渦水京之淡而甘潤，沾上一點香料，倒可，糊糊糊糊的味道的火鍋毛肚，既可做消夜麵的代替品，又能當揮發後喝大黃天門冬湯一類的之類。這享受恐怕有別唸嗅一嗅不到吧？

酒

「中央飯店沒有飯，廣東酒家不賣酒」，有人這樣說明了中央飯店與廣東酒家的秘密，其實不論廣東酒家或飽杯，就是我也替他抱不平，平良心，廣東酒家真的不賣酒？

廣東酒家不賣酒，那是實，而不是無可賣，而是不要，而是不敢賣，何以不敢賣，因為酒也被禁了，所以你帶自己的酒到酒館裏去吃，也將遭受拒絕。

重慶在剛剛開始禁酒的時候，的確有多館子營業上受到影響，日子久了，館子的生意依舊興隆，如果不湊巧的話，你走進飯館還得在上座十分鐘才找到一個坐位。

成都的判定，重慶的酒館比其他都市要多，他們都自然地光顧到「乾酒館」去，一碟胡豆，一塊豆干，一盤花生可以嚥下一斤大麯或兩斤乾酒，至於黃酒，有錢的先生們則不屑一

顧，因爲他們說吃黃酒，不如喝水，反而把肚子脹大了。

因爲只要不動筷子，乾酒館賣酒享的是專利權；在乾酒館的門口通常有一付擺子，牛肉香腸雞腸鴨腸等等醬滷的鹹菜，也就成爲下酒的美品，所以每個肆利市十倍，生意興隆自不必說，而酒價也幾乎無奇不有，據說本市每月消耗乾酒，在一千挑（每挑兩百斤）左右，至於糯酒實用的少，而次於乾酒。

乾酒來自江北，塔，陶家場，石壩場，馬桑溪，黃桷埡，茄子溪等地，此外當然還有安也都有少數運來，糯酒則以瀘州來源最多，綿竹次之，叙府又次之，重慶本地造的不大酒，有錢人的消耗，據說本市的黃酒商人必須要吃儲藏逾二十年以上的黃酒「白陶地」，沒有真的，茅台沒有好的，楊梅雖有滋味，但是不夠遠，只有大麯和乾酒才是酒家的盟友，於是有所謂大麯二兩，三兩。

在較大的茶館裏，偶而也可以見到客人的桌上擺着一碗白水，彼此僧邀，肚子大的，還敢猜拳行令，聽說這種館子是「言語乖順了」，如果眞的臨假裝的先生們來了，奇怪得很，那碗水不是連碗打碎了，就是眞也變成了白水，叫你查的人徒喚奈何。

水果

四川的確是天府之國，重慶畢竟是重慶！要在重慶吃水果固然是不易於吃到，不是廣柑橘子，就是在上海南京也不見得比重慶更容易吃到，雞館廣柑由幾分錢一枚而漲到幾十元錢一

，但它畢竟還不貴，不過解饞不難而準罷了。

重慶附近江津綦江一帶是水菓的大本營，還沒有成熟登盤時，當時的青皮水菓，總要先到市場上去露臉，然後接踵而來的是鮮紅的豐美的各種的水菓應市，陳列在水菓店裏，馬路兩旁的攤子上，當冬天將逝，春光普照的當兒，它們就成為高價的商品，伍元買個也許買到一隻小得不能再小的廣柑，或者幾個橘子，講究口味的人，說重慶的水菓味道不好，當然比之那與國產水菓選色得多，但是，只要你有錢，不愁沒有美國蘋菓可喫，像那些產在林園裏，一定可以找到鮮美可愛的外國種子的蘋菓，不過對你不要忘記你是生活在戰難則若的抗戰大本營的重慶。

減價？拍賣？！

看報有幾種不同的看法，關懷軍事的人不甚注意第三第四乃至第五戰場的開闢，就是熱望盟軍為什麼還不及早在中國沿海登陸，關心政治的人，不是猜測美國的大選，就是閱讀憲政民主一類的文章，經濟學者留心時事的動向，公務員注意待遇調整的消息，閒得無事好像萬事與我無關的人，就去看各式各樣的廣告，減價！拍賣！八折！九扣！便是他和她們所見看的報，奇怪的是報館裏這幾個鉛字特別的多，也許恐怕擱在倉庫裏日久長銹的緣故，大批的搬出來，排在報紙上，好像不如此，報紙就沒有人看似地。

閣下如也閑得無聊，超自中一路的觀音岩走到中正路的過街樓倒跨陝西街而終於林森

路的豪華門，既經濃大厦麗的精華也飽饜了減價拍賣的風味，無論是綢緞店，鐘表店，書店帽店，棺材店乃至於棺材店，都用紅布白紙或綠綢黃緞寫上「春季大減價」「夏季大贈品」「犧牲大拍賣」「忍痛犧牲」「血本歡迎」「一週年紀念優待一星期」「開幕紀念廉價十五天」等等不同的大字清晰底映進你的眼睛，不過有一個例外，閣下如果縝密精細不大粗疏的話，就是全市幾十家銀行錢莊，沒有一家掛過減價拍賣或者折扣犧牲之類的牌子，這究竟是緊根的金融隱定呢？還是銀行的麻木？

一位初來的朋友，廉台光顧到大減價的百貨店裏，擠出滿頭大汗，七千元買一件襯衣，也許是過於興奮，他跑進另外一家門可羅雀的百貨店，事實告訴他，手上拿的襯衣，在這裏明白地標著六千八百元，已經花了的滿頭大汗，氣得二次登臨，誠也哭笑不得，後來他又自己勸慰自己說：「人家貼紅布，掛綠綢登廣告難道不要錢嗎」。

輪渡推銷員

宇宙之大無所不有千奇之奇，也就無奇不出，在輪渡上竟也有人作義務講演，他們不是為各位服務的，就是受某機關或某大公司聘請出來介紹一種非常的東西，詳細地給他一個定義，那就是輪渡上的推銷員。

有些說是站在文化宣傳出來宣傳書刊為文化服務的，說穿了銷貨多半還有點知識，並不致引起別人的糾纏，除此之外，都是一班老跑江湖的，不是狗皮膏藥能醫百病，就是咳嗽

聽說五分錢見效，爲了歡迎顧主，八折優待，另的不使錢，去掉另頭，實收若干，今天帶來不多，每人只能買一瓶，過不兩天[illegible]，其實，買半瓶的人也[illegible]常見，他仍舊是再接再厲的吹噓：這種人真也值得欽佩，不過有個疑問，他究竟[illegible]在什麼地方？

南溫泉之夏

一陣陣微弱的[illegible]涼風，在這炎熱的空氣裏盤旋，蔚藍色的穹蒼，遮蔽了一層蟬翼般的雲幔，大地披着灰色的薄幕而籠罩，翻飛的楊柳，大塊的桐葉，隨風作舞，紅日西沉，月將高昇的當兒，一片廣闊的空坪，天然的青草，舖成了柔軟的地氈，坐着一對對的情侶，天真地笑談，[illegible]地[illegible]，坦蕩地閒談，喃喃地私語，[illegible]着[illegible]女[illegible]的成分和[illegible]，一個個不同的心，都是在愉快而輕鬆底情緒中緊[illegible]的跳蕩，把酸甜苦辣的滋味，陳列在一只小小的天地裏。那邊些一雙雙[illegible]的男女來往着，驕人的烽火，好像一點也看不見，一個個混泉[illegible]碧綠的水，含着無不誘人的硫磺氣味，幾十間旅館似地溫泉浴室，還着適保有天然溫暖的水，吸引着每一個避暑南泉的人的心，游泳池裏浮着幾個美的人魚，或綠或紅的游泳衣，緊束着兩個丘陵式的乳，二分之一透出了雙不怕羞的[illegible]白腿，[illegible]的[illegible]一件落[illegible]的曲線，非我[illegible]有，雖不及「南海美人魚」的那樣美，[illegible]合乎凡夫俗子，倒也能夠陶醉，醉得人魂不守舍[illegible]，[illegible]欲[illegible]過[illegible]

[illegible]一條條瓜形的小溪，溪的兩岸，翠樹成林，綠竹交錯，平如鏡的溪水，[illegible]

着山峰，一塊塊的岩石，襯着幾個團團的人，來回地流着。

有趣的詩，咯咯的笑，有節奏的歌聲，充滿了漲滿的鄉村的夜色，嚷嚷的市聲早已沉靜了，熱而令人窒息的夏天，悶熱的風吹來，水面上浮起細細的波紋，似在沉寂，游魚吻着水面的浮萍，蝴蝶戲着花木在夜裏閃點，燦爛的星星在靜靜的月光下，和綠水打成一片，交映着一個美麗的可愛的夏夜。

銀色的月光，射在一個無邊的露天茶座裏，雪白的桌布，一排排的竹椅，樹上，一個日間辛勞的人兒，喝着一杯香茗，吸着半支香菸，兩眼無聊地掃射着，在這個廣闊的茶座中，集有各式各樣的人，中學生，大學生，有錢的商人，摩登的太太，時髦的小姐，朝向的公務員，哼着咳嗽的工人，都在這裏佔上一個小的空間，汗淋淋，吸收着心頭的熱汗，滴在溫暖的心頭的烈火，瓜子花生權作點茶的茶資，只缺少了幾聲悠揚的外國音樂，和一個富麗堂皇的舞場，以及一個妖媚的殷勤地招待的女郎。

由這裏去，深深的小路上，沉寂得像荒野般的一條羊腸小徑，日間使人厭惡的塵土，靜靜服地躺在沒有車與人行的地上，好像是祭奠這大地的死亡。

假山麓下的嬌小的西式的樓房，隱約而透遠的透露灼灼的燈光，清亮的鋼琴，幽揚的歌喉，隨着輕風從那綠幔遮蔽的窗裏透了出來，飛泉的瀑布，瞳瞳地作響，水珠像一顆顆地飛濺，那寂寞的深夜裏，他無休地在怒唱着

一條石頭鋪成的小道，沿着一堤老的柳樹彎彎地彎曲着，並肩的情侶，也都在這裏出現，十

一條的八隻眼睛打了個照面，都將不約而同的互相交遞一眼，接着皆像是兩三隣居似的，又輕輕翻了一個白眼，幸而那是在一個可怕的黑夜，終不致顯出新料的事變，只有那孤獨的行人，飛也地過道，遺有說是死板的一切，永遠給存留靜的氣氛裏。

文化之攔

西南繁鎮的重慶，自從披上一件抗戰的外衣之後，一切都在飛躍的進步，許多荒塚變成了高樓大廈，隣近變成了熱鬧街市，頓然一個赫赫的都市，尤其是一邊荒涼的沙坪壩，如今竟是全國文化的中心點，繁榮茂盛之況，自亦不言而喻，沙坪壩的土壤，更是肥沃的多了。附近隣區的中央大學，著名的南開，嵩貨的重大以及中央工專，教育學院等都屹立在這裏，每當春秋兩季招生的時候，狹小的沙坪壩，常常是集滿了成千盈萬的沒有點痛的狀元，從十八九歲到二十四五歲的青年男女，富家的少爺小姐，窮人的子女以及淪陷區逃來的學子，都在這裏爭取他們慾望實現的機會，華貴的服飾，襤褸的衣衫，表明了各個「學子」不同的背景。最近發明的，「護航」政策，多半是發生在衣冠楚楚的公子哥姐的身上，由那些「護航者」也許就是那些清貧的學生和考生，自己在甲校考完趕忙到乙校，替別人考，一個人同時報考幾個學校，或者幾個人同寫一個人考取個學校，是曾經風行一時的某一時際特有的現象，很多乎不得晝夜不成眠的丟上一場大考，甚至於投生的名落孫山，根本沒有進過試場的倒遂擲中了榜題之名，幾番苦幾不同的遊戲。使一羣學子滿懷希望而來卻一腔憂憤而去，時間

，猜疑，都蒙上了一個創傷似的痕跡！

在每一屆放假，各校的學生自治團體與合作社，大多舉辦招待所，歡迎未來的新同學，將食宿得便宜而圓滿解決，究以僧多粥少，後來者只好望之興嘆，於是沙坪壩甚至於磁器口小龍坎一帶的大大小小的旅館客走廊上，都住滿了不遠千里而來負笈的人，飯店旅館無形地抬了價，茶樓酒肆的桌凳伸張到馬路上，但仍舊利市三倍的坐無虛席，以考一所大學之艱難，以文化沙坪之繁盛，真有萬般皆容易，惟有讀書難之感了。

幸運者跨進了沙坪學府之宮，多少帶點驕傲地向着那些失敗者獰笑，一條短短的沙坪街上，書店報館文具公司，茶樓飯館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商店，都在伸着一隻寬大的手，收攬着他和她們的鈔票，爲他們忠實而辛勤地服務，這條文化之街，成了他和她們獨享的世界，自黎明開始到夜半爲止，三三兩兩的男女學生，一對對地並肩在路上遊蕩，似乎這就是讀書的理想。

「貸金」「公費」等於公務員的「待遇」「津貼」一樣地在一班清寒學生的旁上掛着，多少人在爲它愁，多少人在爲它呻吟，多少人爲它跨出了校門，多少人爲它放棄一張高貴的文憑，一副悽慘的漫畫，懸掛在每一個學校的黯淡的牆上，有錢的人兒是看不見的，只有那爲讀書而讀書在默默地對着它傷心。

每當一個星期的假日，無數的，流型的小汽車，排列在早就預備停多量汽車的各學校門前的廣場上，富豪的子女拿着大量的鈔票出去，漫無目地揮霍一筆過量的貨幣，使人們羨慕的

鬧著，又偏於孤寂著，然而這些外面喧鬧的思潮，不久便將沉寂的永遠一剩下來的就地平靜了下去。

各學校聯合舉辦的沙磁區學術講演會，常常邀請名士要人來講演，其說聽講的士民茶房多，而學生倒佔少數，雖然，這裏就是大學生，而大學生是不必聽別人演講的，但那個學術講演會裏，有幾裝滿了男女學生，這是一個現象，一個特殊的現象，因爲那天講題一定是大學生歡所迎的題目，如果換出一些無謂的民衆，也許多少有點聽不懂，或者不合胃口。

七年來，這一塊小而盛的田園，成長了幾千累萬的果實與甘泉，參送到全國每一個角落，灌溉着廣闊的荒原，開拓着新中國的建設，對於家對社會盡到所應盡的責任，而這些成千上萬的當中，也許有不少的廢物，混進田園又混出田園，再混進社會，憑着一個墮落的頭銜貽害社會貽害着自己，但這還是極端的少數，沙坪壩沒有很壞的少數，

沙坪壩在戰火的氣燄中鑄出來，它對於抗戰建國的貢獻是這樣大的，在中國的文化史上留它燦爛的一頁，在每一個從沙坪壩走出去的青年的腦子，必也有着永不一滅的深遠的回憶，啊！文化中心，沙坪壩！

夜航

稀疏的晨星，和星子伴着鐮刀形的月姑，睥睨着一個嚴冬的深夜，大地像死一樣地沉寂，嘉陵江異常匪靜，像一條巨蟒似的江水蜿蜒着山巒，兩岸閃爍的燈火，令人感到分外的寂寞。

輪渡公司的夜航，辛勤地輸送着幾個從電影院裏出來的人，水勢滾滾，河風輕襲，輪冷

像橫渡太平洋似地隨着輪船，而搖蕩不定，然上一剎那的僵動紛亂，免一般乘客都是輕鬆愉快的情緒，只有這萬籟俱寂的一剎那，人們的一切都恢復了天賦的純淨，隨汽笛一聲，跳上囤船步上石梯的當兒，自私自利虛偽陰險，又遮蔽了純淨，天賦人們純潔的智慧，而智慧只有在這個時機得到了安靜，安靜得作出許許多多聽不見看不見的事來，以待良心的評估，評估則只有夜航上的自省是一個公平自然的法庭。

夜航的乘客，在不同的表情裏，顯露出種種不同的身份，容納空間也留待得到安息、岸邊的賣票員，夜飯的水手，間或幾個小販，都在盼望一個目標——十點鐘，因為他們也要結束這一天天的勞碌爭逐，從此自告段落。

因此我欣賞夜航，贊美夜航，既無從旅，又不必等，舒展的坐下，搖搖着登岸，其閑情逸致，無異於享諸勝景，登岸之前，不亞於騎術戲臥，儼然一當代聖人，豈不幽哉。

馬車風味

馬車之存續與出現，也是近兩年的事，因爲交通工具太少，馬車不能不出來點綴場面，自開放政府現在，始終是在市郊跑而沒有獲臨過城內；一說是城內上下坡太多，容易發生危險，一說馬車本身不大衛生，有礙觀瞻，兩者似都可信，若說馬車不衛生，我覺得有些冤枉，坐得花到化錢的馬車，也得非常起勁，管理處究竟不像汽車管理處那樣……饞的馬，管理馬夫，自也不常。

馬車上坐五個人，擠齊咽喉，馬蹄得得地踏蹋沿途風景，無論如何，比坐汽車舒服一百

倍，雨天濺泥，熱天灰塵，臭氣也少不了，但是在某些那一段又泥濘，那一段又沒有泥？可是坐黃包車的人總不像坐汽車那樣多。如果不是覺得坐汽車光榮，就是與黃包車有仇。

假如有一天汽車輪胎都不能行動，火車又沒有鐵軌，輪船又沒有河海，一切都停止了，只有黃包車還能行走，冷眼一看，汽車站必也就是黃包車站，一票要取錢還要跳腳挑擇，依次登車，對號入座，甚至於明天請早。

舒適的滑

人本來是萬能的，因爲自私慾享受慾的擴大，所以造成一個沒有腿的廢人，會做的不願做，願做的不能做，能做的沒有事做，有做的又懶得做，機械也不免歷久生銹，人豈不因不用而廢？

兩條腿，顧名思義，或按身體的分工合作來說，當也是生來走路的，決不是生來擺樣的吧？然而老天又常在與自己的主張開玩笑，偏又造出些舟車輪船，弄得有腿不願走路，這也罷了，到得重慶，竟又用「滑竿」抬人，還究竟是老天待四川太厚，或過於溺愛四川的凡人，抑或是餓了那一批抬滑竿的人？

兩根兩寸粗的大竹竿，夾一上塊竹子編製的坐椅，再坐上一個不是輕重的人，一閃一閃倒很舒適，但是胆子小得連嗎膽小都怕覺死了的人，時時刻刻擔心繩子脫節或竹桿斷折而跌跤，恐慌，也不免替受人擺佈的洋罪，是又何苦乃爾？

且論滑竿，雖上三兩個大漢（轎夫），無天無夢，跋涉高路，也難保無險；只是現在馬

雖不能通過，但是死人可以例外，由此觀之，活人竟不如死人，爲了滿足坐滑竿的慾望，如不能提出就請與求沿死人之例，也應該降居死人而步死人之後，因爲可以享受活着所享不的權利，並無礙於滑竿是可以通行無阻，是又何樂而不爲？

在南北兩岸，在市區，由於上下坡的特許，滑竿都集中在那裏，南岸沿邊各渡口碼頭。有兩種滑竿，一是普通滑竿兩個人抬，一是「包滑竿」三個人以二人休息交換着抬，沒得保見到一線的享受機會，胖子則除非毫無生趣之外，總不招待，

纜車

「天下無難事，祇怕有心人」。

祇要多數人感覺到需要，許多想不到的，事實上卻能辦得到，比如說纜車公司出現，誰也不會想到，而纜車纜車則是許多人的需要，這個需要畢竟實現，如果不是抗戰，重慶會不會有纜車，姑且不談，至少纜車公司是不會成立，因爲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傻瓜，纜車也不致於出，在文化悠久的中國，尤其不致於出在「人人爲我」的國度。

望龍門三百六十幾級的「官階」，現在等於〇，滑子滑竿既遭厄運，石級本身必將寂寞，突然國慶的雨淋，石頭上或者將會長出青草，今日與昔日本無兩樣，只是多了兩根纜車道。

遊客早間纜道纜車專門載客，出現突然於車廂之前後，行駛於雙軌鐵道之上，兩車箱載下箱內有座位八張，每排坐六人，共可容四十八人，每小時對開十次，每次需時五六分鐘，

[illegible]一道移動樓梯，[illegible]電梯、[illegible]計數，[illegible]運入車廂，此項工程國內固屬首創，歐美實已平常，[illegible]國內可開辦，自不能不說是山城空前與大的[illegible]？在抗戰建國物質艱難時際，多耗的閒錢，不去作[illegible]原料、却來供代步之工具，自也應該顧慮！

[illegible]據說，纜車全部建築費約需三千七百餘元，錢固不算多，故字次却[illegible]大，至於纜車是否亦須模仿[illegible]小時，果其如此，[illegible]門口形短窄、短者必須拼搭螺旋門口，益見若輩將扮瀉成「口」字形而排到三百六十餘級石梯之上，上接林森路人行道旁之纜車用[illegible]下接纜車入口之河邊。

[illegible]唯其如此，方能表現纜車之價值，[illegible]其[illegible]才不會賠本，至於會不會賺錢，纜車公司也許根本不作此想？

公共汽車

[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的結果，[illegible]終歸是[illegible]，落後到始終是落伍，[illegible]形容之[illegible]！[illegible]兩小時而不足奇，要[illegible]汽車[illegible]，[illegible]不打[illegible]有[illegible]，有[illegible]可跑腿，否則何[illegible]此，公共汽車都是要有車的人[illegible]，[illegible]人太多，想起[illegible]上海[illegible]汽車的威風，[illegible]，大[illegible]公共汽車，於是車少人多，別處是想開公共汽車公司而不可能，此地是不想開公共汽車公司而不准，由商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直到今天的官辦為止，開了七八年，還也

「力求改造」之如此是彼能改致，上了公共汽車，如經日高頭戰之的需既矜，拼浜自不持[illegible]，風又無從究其，那亦只日因避，下不小心摔中某小姐的玉趾，一場風波由是而起，紛何發朕，心處不大舒暢，有些難過一點。

攤前我在候車，據過在何上見者轉去，唐月產昔用黑烟，有如邱斯之霧，令人惜嘆、明天欲來收國，長入嚴冬，雨天環境泥濘，路滑入勞，公共汽車因此給每個市民留上深刻的印象。

坡

[illegible]之路，行路不易，請亦不便，[illegible]見無力，坐慣了小汽車，走慣了柏油馬路的朋友[illegible]在重慶爬坡之苦上，約是非常痛的話，亦其今昔之感吧？

[illegible]然任[illegible]門，坡坡高舉，[illegible]的便是由低層而往房，反之，由低[illegible]，像一個綜合起的境域。[illegible]，都也來就[illegible]你個別[illegible]下來，因[illegible]發現，[illegible]而達升，以[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就[illegible]，但[illegible]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到的[illegible]，[illegible]在床上，就[illegible]也許[illegible]了你們今天？[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便是所謂天然運動，使多人在[illegible]形之下，[illegible]強壯，個[illegible]。

[illegible]坡[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不敢[illegible]也沒有[illegible]，於是[illegible]，[illegible]八[illegible]力[illegible]，[illegible]不是一百斤或[illegible]十足一[illegible]

觀」的傢（倫）們，不是上山看坡，就是下坡攝影，那時會有一次異乎尋常，遇來電燈熄滅
街人。

現在凱旋是沒有坡的路，容易，到哪都體育場或出東郵局球場，爬上八百一千的路程，實驗可說，亦只有體育場踢破了，但是：時稍的體育場在西直門上，郵球場位於中二城之下，不翻然就沒有享受，不爬也就不行！

晴天爬坡雖苦，苦人却覺得快樂，認爲那是一個別處和別人所得不到的享受，雨天則爬有自爬，苦看自苦，像翻飯的捕坎，滑坑笑的時候，會翻作不爬而滑落，像在北海溜冰，未嘗又不是一個天然的享受？有些候履跑代爬的先生小姐們，也妙想天開的滑一次冰，於是泥漿四濺，水花飛射，倒也頗饒詩趣，俏子踏破暗窗門統也不談，否則穿點公鑫的人一定來一次募捐營業，贊要道學，豈不一舉兩得？

凱旋之路

聽說有一對情侶奔逃在凱旋橋下，原因是那裏比較幽靜，況且是在黑夜，尤其本沒有亮，天上又找不出星子，行人稀少得等於沒有，沉寂得令人可怕，惟其如此，便成爲情場男女調設出路的、幽僻的空間，雖有他和「她」們佔住，無疑散文，也給他和「她」們而設，一不小心，落成千古之恨，那一對情人，雖死也亦無怨。

於那些經常在凱旋路上，則於路旁高坡上下兩旁樹林茂密，上坡由下路的末段，下坡

露將門口，鬧了一個很小的碰，汽車由上而下，嵌上窗門，該官自己跑走，可以在路面，像樹表的公共汽車「特別快車」，就是用碟，又說還是相當危險的事，但說沒有人公開承認，那不過是用報紙油印了，何足爲怪？

白天裏的凱旋門，與夜晚成了反比例，搖擺着相的江湖術士，算命測字的碎仙，沒有骨骼的變戲法小人，賭採了手勝大眾的婦女，年老多病的要飯的乞丐，停錢經術的把式，做夠皮膚藥的醫生，以及各種雜貨，配備着苦力們的鬥蟋蟀，五光十色，無不應有盡有，除的茶當品而外，十處一樣俱全。

實驗室裏出來的東西，多半是科學的發明吧？「無科學卽無國防」，做公事的人應該留着科學發明來須實驗的步驟，凱旋門由於無燈，撞死了個同不能去人，他和她在這條路上得到凱旋的勝利，終於實驗成功，於是電燈燈亮，唉！可憐！

較場口

「先生！這地方是哪兒？」在日暮以至半夜的時候，一個三四十來歲卽衣衫襤褸的窮人，或是吸過鴉片煙當完了一半的男子，靠近你身邊丟出這麼一句話，你不能追根而詰，準是綁下名隨隨都的旋轉口，假使稍一遲疑，自便閣下被其「綁架」而去，倘若就內，嫌閣下寒，問得出進，答曰：「此山我開，此樹我栽，要從此過，留下衣來！」有錢酒賭迷糊話，無錢請辭請問尊姓？

稍換幾句話來說的，誰是一群下流傢伙，誰有一千個[illegible]，也就小[illegible]他們不可，不是錯綜複雜，何不樂而得之？他們的腳走，大都是拉拉扯扯的苦力伕，乾脆打就是他們的工錢，趁上一趟別要說說（即所謂代手）出來趕蕩，便會有各自爭取，否則互相爭奪，五甲得一千，乙只要八百，丙則僅收「下料」賤五百，而這中間「代手」就掙用得三百，這豈不是八吃八的勾當？[illegible]一般各人的[illegible]，有何樂之有？

自大的教授[illegible]，[illegible]沒有[illegible]，[illegible]打從前風吹，[illegible]，人力車夫的開，[illegible]，[illegible]一個看去，十分[illegible]的一種荒涼景圖。這裡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說，[illegible]乃會用車車[illegible]，日不久他們又回任原技，[illegible]在較[illegible]，[illegible]他們是好人，一樣不錯，居然[illegible]非常，[illegible]來自何處？實也可憐！[illegible]他們是壞人，他[illegible]有作姦犯科，倒又無從追究，[illegible]之既不得，驅之又復來，[illegible]因此沒有少為他們，他們也少不了[illegible]。

它還不是個很大的[illegible]，能容納[illegible]人，[illegible]的集會，都在這裡舉行，[illegible]的[illegible]名[illegible]的色彩，[illegible]因之減少，反而[illegible]了[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到的外地朋友，不知[illegible]也許只有[illegible]的[illegible]，然而它就是這樣一種[illegible]的[illegible]。

官[illegible]樓

一條短而且狹的巷子，[illegible]，[illegible]街坊，一頭通中華路，[illegible]兩面[illegible]大小不下三十來家

雜貨，金手表，玉鐲頭，銀酒盅，象牙筷，古銅鏡，石膏匠，鴉片盤，燈子與煙槍一設等的破銅爛鐵，和無用之貨，都在這裡發現。

在這裡的經營，有三大特點：一、是不對頭貨貼價相便宜的貨物，也沒有形式的定價，買人說價，你買價在後，他買或賣就是了，問題在於是不是「內構人」；二、不必向市稅捐局申請登記，今天的貨貨出來，不高興就收攤，誰也無從過問；三、論貨色甚雜並進，往往不會選好，三，甚須繳捐上稅，既然無捐自也無稽查，消遙自在地交易，雖則他們也有個些臨貨用與公會，但是你只要推一個攤子成兩捐繳館，就可以發脫曾員，其有會也等於無。

官井巷貨品來源，自然沒有專門製造的，殘衣來貨的，全數一些流動攤販在全市內搜要賤價收買，或在房販得來，再轉賣給攤販待價而沽，其次：便是一些急於要錢而則出賣也不值錢的東西在這裡出賣來，另外一種，就是所謂黑貨，說賤的什物多半都經過這條小路天日的妻子藏散與販賣，如其說官井巷是破銅爛鐵的發售所，無如說是製造罪惡的大本營了。

為先選一塊僻靜適當的位置，攤販未入一變而為冠冕堂皇的公司行號的經理，並不得力於這巷子的風水，只看你有沒有福氣消受，往往有很多人就因為福不夠至的胡來亂搞闖禍了半門，領略一番這街風味。

官井巷就是這樣維護了成千成萬的人的生活，也不斷了很多有力的生命，一直到現在，永遠繼續著它幽深的存狀。

合作消費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你看到這八個大字，可以斷定，八九不離十總是合作社，在上海，在南京，在漢口，在其他各地，不能說絕對沒有，但也是鳳毛麟角少得可貴，而盈縣則到處都是，每個機關、團體、工廠、學校都必然地有一個合作社，每一鎮有鎮合作社，好像沒有合作社，就顯不出時髦似的。

合作社，誰都知道，是孤立消費者聯合增進社員福利的自享自營自有的組織，照理一般消費社員，不會再受到商人的剝削，但合作社每月向總務部日用品管理員及其他供應股職員辦的一些便宜東西，因為少得出奇，一條毛巾要對十個人　鬮來決定，因此合作社的教主是在鬆彈投中產生出來的，一個社員憑社員證每月可以買到只夠半月的油、鹽、肥皂、之類的東西，然而還必須這個合作社有盈餘的貨存。

合作社本來的顏色暗淡了，卻底長出新的萌芽，把垂死的合作社，復甦起來，把骨瘦如柴的體魄、養得肥胖的，理事監事也樂於創辦合作社，甚麼緣故呢？你仔細一看食堂，理髮店，寄賣店，洗染店：都光榮地戴上了合作社的頭銜，因為這一些不要捐、又不納稅，而且不需要申請登記許可，竟可先行開辦，至於社員是否有的擔負了負担，祇有讓他們義務負担。

防空洞

重慶天然地成了遠離敵國後方的高地，不但在地勢上：就是在地質上，也是富而結傀的，許多岩石，成了防空洞，好多年前的大隧道，成了今天百炸不損的最大的防空壕。因此：無數百次敵機瘋狂的轟炸，仍然草率地凝然屹立在西南的一角， 不是重慶挨得起炸，而是證明它積極防禦的完善，也就是說：敵人炸彈在重慶沒有甚麼效力，最多是炸壞了幾間早就應該毀壞的舊的房子，至於高樓大廈：像新行區一帶，敵彈就從來沒有落下過，由於天然的岩石，堅成了無數的防空洞，公有的，私有的，在重慶建築新房子的人，附帶就要一個安全的防空洞， 沒有洞的房子就不完整似的。

大隧道之長，逾數條馬路，能容納數萬人，爲一絕對保險之防空壕，敵人投下一萬噸重的炸彈在上面，裏面一點聲響也不易聽到，三十年的秋天，發生過一次窒息的慘案，死了不少的人，因此大隧道的管理與設備方面現在甚至於優於一般私人防空洞之上了。

從空襲警報進洞到洞內亮着電燈，兩邊櫈子上，坐滿了男女老幼嘈嘈嘈嘈的談着，忽然聽[illegible]間的休息，洞內漆黑一團，總之，管洞的洞長或副洞長就點上一盞「亮光燈」（註），一閃一閃地淡而動人光，在每一個人的眼睛中，閃着的是一個暗示：意思就是已經緊急警報了

在這不知驚而緊張的氣氛中，大家都屏息傾聽，轟聲，爆炸聲，一點也沒有。偶而一個婦人手中抱着的孩子，哇的一聲哭叫出來，滿洞的人都偷偷地白以輕視的眼光，怨恨與討伐的眼光一齊向那孩子射來，倘可憐悲了，有叔的還嘆，敵恐 孩子的哭聲就把炸彈所給招來了

似的，一會對孩子自己會寵地停止了哭聲，洞裏的空氣又陷於一種寂谷的狀態，不一會，吵架又起，兩個人在爭執着一個坐位，模糊的男士，竟欲揮拳欲打，洞內的人，似乎不好意思袖手旁觀，一齊偏那位挨打的人抱不平，但也只說：「有本事去打日本人呢」？的一句話，而身子仍然不動，與在馬路上碰見打架的局上都圍攏去看熱鬧情形兩不一樣，因爲假使他位子會給人佔去。

重慶人在防空洞下生活得比家裏更舒服一樣，在熱天說窺如臨牯嶺之避暑勝地，在冬天也不管着了一次活動的電影，而在夜晚則又當作富有藝術性的消遣，消遣得有點厭膩的時候，晚上放警報就不進洞，因爲每天敵機都忘記到重慶來，即成熟了也很有說，於是落得在床上躺起大睡，而過一覺竟是躺不醒，在他自己亦也認爲是一件快事。

跳端公

重慶有一個很特別的風俗，就是喜歡「跳端公」，所謂「跳端公」即請端公降鬼的玩意兒，不論貧富差不多每個人都相信「跳端公」是絕對靈驗的，只要家裏人無分男女老幼有了病痛，紙醫不靈，吃藥無效的時候，便會大大的跳一次端公。

請一個專以代人跳端公爲職業的巫家的五位道士設上這些花花綠綠的顏色，十足地一副戲台上的花臉，端坐在用一張桌子搭起來了活當當的大雄寶殿，廟下放香案燭台擺三牲供品的猪雞魚，件件皆全，武戲頂盛的人們伏台前洗耳恭聽，他在台上或許留三柱香前燒拂擺燭

火器發了一樣，手裏揮着不知所以名的棒兒，不停地舞蹈着，口中喃喃有詞，好像他的體溫飄升到四十度以上似地揭露其神鬼怪話，主事人既不認他的體溫會驟降，也不以為他是患了神經錯亂症，實在是錯了自己的人患了不是醫術的病，所以給花錢的沒脫 氣的活菩薩的希奇鬼話，給令他犯了好像「些旨到！」，惟有領旨謝恩，絕不敢違抗神意，他却趁此良機，在桌子底疊起來的大錢寶殿上，大過其菩薩癮，還如果是個好吃的活菩薩，必下他一個懲罰的口令曰：「你應該做二十桌酒席」如果還是某一寺廟的住持他必來一個「你應該捐上二百斤油給某寺某廟」的懲罰令，他這種的當台實判，你會覺得沒有半點理由去訴願或聲明上訴，唯一的理由是敬聽接受神意的懲罰，不過跳端公的人家並非完全是 瓜，道人也不一定認得自己代人跳端公可 以請得來菩薩說話，但是人家請他跳，他不能不跳，既來跳，又不能不像神經錯亂似地說些神話，而神話不外乎叫跳端公的人 家化錢免災，是當然沒有人侮過，道人更不致冒充病人。

跳端公不能舉行得太冷淡，雖不必與婚喪之盛，但是總以熱鬧為第一，來客越多越好，越顯得跳端公的人家有聲望，所請之客自必有禮揣來 於是跳端公也得請客，也有人送禮，請客送禮當然是理之不恭，受之無愧，既有禮可收，爲必要的時候，人縱然無病，也不妨說一個人甚至於自己害了病，臥床不起，醫藥無效，便來一次跳端公，大大的收攬一下，口袋錢裝滿了，病也好了，還不是無病冒充病人，而是白天見鬼，錢進了腰包，鬼就出門大吉。

至於跳端公是否能夠治病，那就問害病是否就有鬼作祟，但是有些病給跳端公「好了」，

形也為妙景的樂過，不是嗎？總公有着不大的魔力？雖說有的！，總公就不見而遲，辯歷經留戀，不必說規工，是何向切一刻的學說何必來習八？

總公在十新已出有怎不得一席，在文藝表面像說給去也罷，說一起，反正它是荒謬一套騙人騙鬼的事，這個人鬼說鬧的事，實在文化之都市裏還普遍地盛行，也可見它的根深蒂固了！

觀賭

生活需要調劑，是必然而應該的，機械式的枯燥的生活，不但使人感覺厭煩而且會使人的心情麻木，因為調劑就了生機，自是有百害而無一益之事，但是，生活所需要的調劑，總該是正當而富於藝術性的，例如無事逛逛公園或看看電影，戲劇乃至於讀書寫字，未嘗不是一種娛樂，何以不能把疲倦的精神枯燥的心靈調劑得恢復而舒適過來，但是有的人竟不獨偏去尋求娛樂，似乎這些仍是淡而無味不夠刺激，偏又願意躲在只有豬子般大的屋子裏，用賭鈔票作娛樂，一轉眼的功夫，富翁變成窮光旦，窮光旦又變成富混蛋，變來變去終歸是變成一個窮光旦，犧牲了精神物質，貽誤了工作，浪費了時間，甚至於利欲心的驅使，而開罪朋友，得罪夠週的人，或許一錢到窮迷昧，分明一生清白，却因賭博而在生命史上加落一滴污點，說也何苦了？賭客常自慰似地說：「假使不是賭錢，我一輩子也不會去發覺成的拘留所光觀光一夜，此行不虛所獲！……。」這種人固不可多得，實也不必多有。

並在其間，供人娛樂的地方，實也太少，公園溜冰是坡，就可一進，只有電影戲院倒可走，這不進戲院的，開或一月三兩次的約集三四知友，小操竹戰，假作消遣，本有可原，但是以通宵能夜卻日以繼夜的不休，動輒數十萬元，也算是娛樂？也算是消遣？縱使閒得無聊，鈔票太多，輸上幾十百萬方能心滿意足的話，既不可原，更不可恕。

賭風就像瘟疫似地在各地盛行，一麻將，一牌九，一撲克，以及所謂一梭哈一騙骨，，在任何一個有錢的人家裏都可以見到，像諸某一銀行家，在半夜的工夫，幾乎把一家頂頂大輸掉，某老闆輸得要拍賣姨太太，贏的人哈哈大笑，輸的人既不能哭又不能笑，想盡了頂的名的銀行人，很多把家裏的契約繳出來作孤注一擲。

賭博的人，既有錢，附帶就有勢，爲了安全起見，可以放下步哨，以防一敵人一來抽查，縱然不幸，被俘了過去，憑一張不到三寸的卡片，就可以出來，甚至於搖上一個電話，他們竟可把偷營的警察趕走，不能不令人佩服，更又不能不讓他們不賭。

據說軍警禁賭森嚴，無論權貴顯要，一律應民同等，查獲之後，沒收賭資之外，令賭資贖罪若干，這要依照罰警罰不痛不癢地罰上數十元，這作賭也是賭客略有所出，然而他們意以當作罷了，又何補於事，禁又何益，不過他們的錢從何而來？奸商吧？污吏吧？只可以可會，而不可言傳。

抗戰到了還類血的今天，賭客們，自省省吧？假如良心還不曾黑完的話？不妨作點對國家社會的事啊！

祇要你給一角不足令他滿意的表情，不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你向一個人力車伕要他拉你到那裏去，他便幾乎會隨隨便便回答一句話：「要交班了」！

重慶的人力車伕目前都是租着車子，都是向車行裏去租用的，據說每個車伕祇能拉半天的車，所以一天要交一次班，每天的正午十二點鐘，是大概就是人力車伕交替換班的時候。因此發生了許多特殊的現象：人力車伕也就大都是其此車我租的車架子，不願跑的不跑了，又因為規定的價格，總其不足，便就看人拖車，總罕限成中山路的人，若搭上坐人力車如果與他講價，半價還有十二回不拉，因為太貴了，你不要坐了，照規定給，他也不拉，假如你指着規定的價錢由，多給幾文的理由是：生活高了一，雖然小事，誰也犯不着與他爭執，不識相，就只好用兩腿自行車。

女人坐人力車，總可以很好，總比男的受歡迎，因為她們既不須照規定給價，而且可以滿足很漂亮的說一句：這就是最漂亮的車伕，拖車與坐車的都很高興，因此人力車伕都得上你一米。

在重慶當一名人力車伕，並不像當汽車司機那樣經過測驗候到考試那樣的難，但是不是人人都能拖拉了，柏油路的試設上海各地的人力車伕要想到重慶來，總也要難，則為不識重慶的道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人力車伕上坡要力，若下坡要滑下上坡很容易

小徑的往上旋，下坡時水似的朝下流，沒有受過嚴格的訓練，怎配作重慶的人力車伕？但是重慶沒有人力車伕訓練所，因此別的人力車夫休想在重慶吃這碗難吃的飯。

重慶的人力車伕每日可收入數千元不等，超過普通公務員而有餘，據說科長科員之流，自從去人力車伕的頗不乏人，但為他們的腿怎樣能夠跑，那些常常把坐車的人倒栽的事情，也許就發生在他們的身上！

一要緊了！重慶的人力車伕就猶如底層天之驕子，在過去，在將來，重慶的人力車伕，實已為他們的同行創立了光榮不朽的一頁！

#52
448132

版權所有

著作　黃　澄
發行　王一平
經售　建國書店
重慶林森路

$